



1921-2011

90

散文卷

纪念建党90周年贵州文学精品集

贵州出版集团公司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1921-2011

90

散文卷

纪念建党90周年贵州文学精品集

贵州出版集团公司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纪念建党 90 周年贵州文学精品集 / 贵州省文联编著.
—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2011.9
ISBN 978 - 7 - 221 - 09744 - 6

I. ①纪… II. ①贵… III. ①中国文学:现代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贵州省②中国文学:当代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贵州省 IV. ①I218.7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78541 号

纪念建党 90 周年贵州文学精品集(散文卷)

贵州省文联 编著

责任编辑 / 阎循平 杨 礼 陈 电

封面设计 / 陈 电

出版发行 / 贵州人民出版社

社 址 /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
(邮编:550004)

印 制 /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规 格 /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 / 114.5

字 数 / 2760 千字

版 次 / 2011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221 - 09744 - 6

定 价 / 268.00 元(全套五卷)

《纪念建党 90 周年贵州文学精品集》
丛 书 编 辑 编 委 会

编委会主任：李碧川

副 主 任：井绪东 欧阳黔森

编 委：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

孔海蓉 韦文扬 龙 潜 汤保华

何 文 李发模 罗吉万 苑坪玉

赵剑平 唐亚平 唐流德 黄健勇

主 编：井绪东

执 行 主 编：欧阳黔森 苑坪玉

副 主 编：孔海蓉 何 文

编 辑：周 霞 杨智元

目 录

1921 - 1977 年

黄齐生

新贵州之真实现象 (3)

蹇先艾

吃羊肉粉 (7)

城 下 (11)

长江船上的通信 (17)

忆闻一多同志 (23)

谢六逸

家 (26)

龙志毅

像与不像 (29)

小小花台 (32)

一次有趣的差使 (34)

邢立斌

在客车里 (39)

戴明贤

石城引 (43)

父亲的园子母亲的屋 (47)

歌之祭 (51)

鲁令子

新的高度 (55)

尹伯生

江 边 (57)

文志强

路与缘 (59)

何大堪

绍兴埠船里 (66)

伍元新

初 吻 (69)

周青明

难忘的老师 难忘的县委书记史可鉴 (72)

1978 - 2000 年

何士光

日 子 (79)

雨霖霖 (86)

田野、瓦檐和雨 (91)

叶 辛

离情别绪 (96)

我和《蹉跎岁月》 (100)

李宽定

母 亲 (105)

令 狐 (113)

石 定

关于《公路从门前过》 (120)

关于《小城故事》 (122)

龙超云

辉煌与无言 (124)

何光渝

母 亲 (126)

心 迹 (130)

卓廉操

贵州文学的黄金时代 (132)

刘学洙

岚山抒怀 (137)

李起超

到戈木斯克去 (139)

王鸿儒

- 唐人真牛 (142)
- 天河潭:体认生命的去处 (144)

卢惠龙

- 彪悍之魅 (146)
- 雨丝如期而至 (148)

王慰桦

- 赫尔辛基的微笑 (150)

袁仁琮

- 吊蜂子 (152)

赵剑平

- 山洞话题 (154)
- 背笕 (157)

罗吉万

- 古银杏祭 (160)
- 顶营往事 (161)

苑坪玉

- 朴而不实的印尼小伙子 (166)
- 奢华与简朴 (168)

唐流德

- 走自己的路 (170)
- 探索者 (178)

龙 潜

- 文化反叛者 (188)
- 文化暴徒 (193)

徐成森

- 百代过客 (199)
- 潏水汤汤 (202)

张 劲

- 牛卧在牛市外边 (205)

杨胜利

- 课寨,我的精神家园 (209)

金永福

- 寻春 (212)

袁 浪

爸爸啊！你是天下最好的“妈妈” (217)

李绍珊

我为周总理组织舞会 (221)

袁仁庆

美是难的 (224)

李放眉

等待“第二次握手” (226)

陈茂荣

火团儿 (231)

黄先荣

茅台三题 (233)

2001 - 2011 年

欧阳黔森

白层古渡 (239)

故乡情结 (245)

横断山中的香格里拉 (249)

黄建勇

唐装女人及其他 (257)

招堤雾晓 (259)

韦文扬

守望一棵树 (261)

图腾之舞 (265)

王 华

走走广西(两题) (271)

何 文

拜访沈从文 (275)

王大卫

敬畏生命 (277)

刘照进

空鸟巢 (279)

魏荣钊

人与狗 (283)

彭 澎

舍曲和古达之间的那一条河 (287)

吴学良

心域之象 (291)

韩 进

散曲三章 (294)

完班代摆

爱情在天上 (298)

张国华

迷失的二十四道拐 (302)

陈守湖

正月里来 (307)

杨 村

乡村笔记 (313)

陈丹玲

怀孕女人 (317)

李天斌

夏天的秘密 (320)

罗 勇

在人海里看见我的弟弟 (324)

吴秦业

妃子笑及那一条河 (326)

丁 杰

那块菜地像只鞋 (329)

刘燕成

一粒麦子 (331)

1921 – 1977 年

新贵州之真实现象

黄齐生

两月前与胡适之先生相遇,承以黔事见问,匆遽未及多谈,而仆适有粤西之游。日者还来把晤,重理前问,且举一七七期《现代评论》以相质,而曰:“黔中状况,言人人殊,予甚惑焉。子为黔人,离黔未久,宜识其真,未宜默默也。”爰草兹篇,间举桂省设施,用相比较。时间匆促,未能具也。

欲叙贵州现时之状况,不得不将辛亥以来经过,略一追叙。盖辛亥革命之役,贵州有两党焉,曰自治,曰宪政。初起时,自治党势张甚;旋败于唐继尧之入黔,诸党员或死或逃,至不复振。迨唐氏返滇,刘显世继掌黔政,其时人民望治,号令统一;盖刘氏之于黔,与陆荣廷氏之于桂,资格之老,在位之久,正复相类,惜皆无政治头脑。辅刘氏者,又大多眼光短浅,徒自为其身家之计,因循苟且,卒召唐继尧二次入黔之祸。自彭汉章为省长,则益难收拾,盗匪遍地矣。当是时周西成称会办,驻赤水,占有黔北十余县,四川五六县。是二十余县者,所入至丰,足资展布;周为人,机警富胆力,转斗川黔间,因利乘便,遂霸黔北。彭既齷齪,黔人日祷其去,望周主黔政若云霓。已而彭袁辈以北伐名义,率所部先后出省,黔政遂全归周氏掌握,此民国十五年六月一日事也。予之返黔也,在十四年四月,去年七月离黔,中经两年零四个月,对于周氏种种设施,皆所亲见。兹所论列,自信为比较的确切。

今首言周氏用人之标准:(一)曾与共患难者;(二)追随较久者;(三)善逢迎者;(四)社会较有名望者。

周自负长于治军,能得人死力。久与共患难于军事者,当推其妹婿毛光翔。周驻赤水,毛镇毕节;及周入贵阳,而毛移镇赤水。征滇事起,毛任总司令;既败于滇,退驻安顺。人谓毛才气不逮周,而轻躁过之;然吾观其人,殊率直有礼。周以善相人自负,目毛为惟一替人,虽人多嫉之,不顾也。

誉周氏者,谓其军队系统分明,不易生变;虽卒伍之任,必所亲选,而时时调换,以防不测;有号旅长,而所部实只一连人者。盖除毛氏一二人外,不使其他对于兵士发生情感。兵士臂系阔布一幅,大书周字,令人一望而知其为周家军。

周军击匪,号称有力。其实所谓匪者,皆穷而无告之良民耳。彭氏泄沓,遂以酿成,稍一整饬,即归修理,此为人人所共知者。人谓彭汉章替周西成造机会,嗟乎!岂惟彭周,古今来得失类此者,何限!何限!

广西地方官吏,受党的监视,不易作奸,而又饶朴素之风,无骄谄之态。顾我贵州,则何如者?遵义县知事胡鬻,首先发起铸周铜像者也;献媚之术,无微不至。数数以祥瑞贡媚,某乡妇一胎三子,胡以为瑞,撰颂词以进。周生日将届,行文八十一县,征集各县县印,绣成寿字,以征九九之数,自诩为极尽心思之巧。后以贪污,遵人制为竹枝词四十余首以哀之,周不得已,调任贵阳,今犹巍然在位,于时妄冀仕进者涎焉。

周氏重神权,除玉皇大帝水火二神外,以城隍神威最显。凡大小官员,受委任者,必亲诣城

隍庙设誓。庙设专官,各授三纸,上印誓词,誓者亲署姓名,一焚以告神,一存省政府,一自保有,所谓神权政治也。黔官吏俸薪本薄,兢兢业业,或不至赔累;然吾见某知事某征收员,一经交卸,腰缠巨万,是又何说?以视广西不恃神权而贪风自戢者,抑何远哉!

财政机关凡三:曰财政厅,曰度支处,曰金库。金库握实权。贵州财政,自来无所谓公开,出入多少,向惟当局一二人明白。据多方推测,每年入款,殆不下二千万;要以鸦片通关税及所谓禁烟罚金等为最多。某君谓贵州烟灯捐,以三百五十万盏计算,每灯每月收费一元,全年可收四千二百万元;虽近滑稽,然而数目委系不少。——贵州吸烟男女,究竟若干,自难得一真数。即以贵州人口而论,旧称七百万,据邮局新调查,则称一千万。与七百万,最低限二百万人吸烟,要为相去不远。平均每人日费两角,则为四十万,一月当一千二百万元,一年消耗一万四千四百万元,孰谓黔人贫哉。

禁烟罚金之名,望文生义,不易得解。有时又称窝捐,谓每窝烟苗,抽捐若干也。然以我所知者,则概属政府估派于各县,县知事又分派于各区;而每烟一两,由保董而区长,而县署。为其带有水分之物,有人民出二两,始得一两到达省政府者;故人民之负烟捐罚金,而被逮捕者累累。余前年视学所及,乡民哭诉,望为转达者不少,然终莫之能救也。回忆民国四五年以抗令种烟之故,枪毙人民无数,罚款无数,而充公土地复不知其几千万亩。新鬼烦冤旧鬼哭,哀我黔黎!谁令至此耶?

华家永丰纸厂,被周氏占据,易其名曰鼎继。鼎者袁祖铭,号鼎卿,继者周西成,号继斌也。纸厂规模之大,为黔中从来所未有,华氏费二十年心血而仅成。周氏既占有之,划其大部分作兵工厂,去年旧历正月,不戒于火,烧毁尽净,损失以百万计。

周氏之在赤水也,持己严,不治产,人多称之。今则桐梓、重庆、贵阳等处,皆有营建矣。凡公款用在五十元以上者,每待其批发,且常被驳斥;然其赠人以鸦片,数十百担无吝嗇。薪俸订额皆极薄,辄以私恩作周济;一二小夫,津津乐道,或至感激流涕焉。

周氏于马路确具热忱。非难其办法不善,金钱滥用者,虽甚多,然以主持之人,尽都外行,而能于两三年间,挖成九百里长之路线,其可通车者竟已有环城六里,贵安百数十里之远,未始非成绩之实有可观者。

与交通连带者,为实业。贵州除鸦片出口而外,直无所谓实业。实业厅傅某,盖为周父卜阴地而得官,故今贵州风水之说甚盛。老友牟贡三,周所尊事也,亦惑于是,予甚非之。牟任建设厅厅长,虚衔而已,论者惜焉。

任贵州教育厅长者周铭久君,黔人之望也。其初受事,余尝为文一篇,载贵州省立三中旬刊,谆谆以提振气节相属望,乃事有大谬不然者,盖积威之下,虽有圣哲,有时亦莫可如何也。周氏之为,人,不轻听人言,是其所长;不易受善言,是其所短;更不识何者为气节。彼之临视贵阳各学校也,教职员各得奖大洋一元,不独小学然,即师范法政亦然。采人望以任周君,然甚疑之。招考中学以上学生,必经教育厅考试;然最后尚须经省政府复试,其专制独裁,可谓达于极点。康君敬山者,籍本燕京,前清举人,任教二十余年。一语不合,被周氏笞臀二百。虽古昔帝王之暴戾,无过是矣。达德学校者,吾兄于夫所手创,历二十四年之久。初起学生十余人,最后男女学生达六百人,男女教职员六七十人。去年八月突遭解散,问其罪状,则曰接近共党嫌疑。呜呼!是又古今万国之所无有矣。

贵州学生之拟外出留学者,以防范过严之故,率多裹足。而在外者,亦不敢轻易言归。通信极不自由,故黔中消息,异常隔绝。予顷游广西,遇数教员而贩烟之一友,始知贵州大学确已成

立,分经济、工程、文、医四科。友言周氏专讲实用,对于以往大学毕业生,以为全不适用,全不信用。故今兹所办大学,经济以造征收人员,医科以造军医人员,工科以造马路人员,文科以造秘书人员。其言极似周氏口吻,当非诬也。

贵州党务,始终在筹备期间。盖自中央派去指导员李益芝被杀害,张道藩被吊打,无复有敢言三民主义者矣。周氏之考县知事也,以“君子不党”命题,而吴佩孚等之信使往还,固亦公然不讳也。

周氏令出必行,人多服其勇决,如禁吸纸烟,犯者割唇;禁赌,犯者枷锁。人更称其能严禁嗜好。然周氏烟癖极重,其吸鸦片也,坐而令马弁执灯枪以就之,若吸旱烟者然。其亲近者与干进者,虽不吸烟,亦必学烧两口,便贡媚也。名虽禁赌,无处无赌。不幸而有结怨被告密者,如张君南生,为黔中军事教育界之前辈,任修文县知事,以麻将戏,被周捉去枷之以游街。人格之辱,至斯而极。然吾视学毕节,毕节县长邓某,沉溺于赌,毕节教育最坏,吾报告有“该县县长邓某终日昏昏以赌为事,不顾所谓教育”之语;且宣布于报端,而周氏不问也。人言周氏执法无私,此又何说哉?

予之初见周氏于赤水也,颇以为有敢作敢为之风,不意后来举措,倒行逆施,谓不读书不问道之过耶。吾黔前有两入焉,曰戴戡,曰王文华,其聪明,其气魄,皆有大过人者,惜得志太早,不善厥终。吾为周氏计,如能急流勇退,退而更读三五年书,养三五年气,游三五文化进展之地,则将来成就,或有可观;而不然者,夜郎终至为夜郎,且今世势,宁能久乎?今之流离转徙于四方者,几何人?怀挟怨毒而思剗刃于周氏之腹者,几何人?去年六月一日,为周氏入秉黔政周年之期,一时歌功颂德者,无所不用其极。吾有一文,多所警告。今摘录之,以终吾篇。

“……回忆吾黔自辛亥杨氏之为都督起,以至丙寅彭氏之为省长止,凡十有五年。其间刘氏主政之日较久,使其辅佐者眼光较大,计划较远,稍稍移其自私自利问舍求田之心,而以为立己立人兴学育才之计,则吾黔所受之嘉惠,应何如者?吾侪今日之讴思,当何如者?而彼辅佐者生命与身家之安全,更当何如者?语曰,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也。同人用于纪念之余,而为如左之希望:

(一)希望省主席日新又新,为不断的奋斗。

(二)希望辅佐省主席者,竭忠尽智,助成远大之计划。

(三)希望吾黔教育界,努力作人道主义之宣传及保障。

(四)希望吾黔民众,了然于世界之大势,国民革命之使命,而为热烈之参加及拥护。

呜呼!孰谓吾所希望者,不转瞬焉而竟成绝望乎!孰使吾漂流转徙,而为衔冤莫告无家可归之人乎!嗟我兄弟,邦人诸友,莫肯念乱,谁无父母?呜呼!噫嘻!

黄齐生于沪上

附 言

(一)禁烟罚金,办法不一。吾所亲见者,系估派烟额,产额多者三四百担,少者一二百担。嗣闻改为现金,一等县二十万元,二等十万元,三等五万元,则非予之所知矣。

(二)周氏对于办学,专主实用,乃至以大学为造征收人员之用,虽若可笑,然今之中学以上

毕业生,不适于用者多确系事实。予甚望今次中央教育会议诸公于此加意。不然,学校多一中学之学生,即社会多一无业之游民,天下可痛可骇之事,孰过于此?

(三)黔省收入,曾有人试为估计:计禁烟罚金年约三百余万,盐税一百六十余万,厘税杂捐四百余万,丁粮税契三百万,饷捐(即鸦片通关税)约一千余万,通共约入二千余万。而支出军政费之可计者,至多不出五百万,其中以教育费为最可怜。——去年七月,余离黔时,贵阳各校,勉强领得三成,今闻加到六成。然贵州大学教员,每点钟订薪金九角,以六折算,合五角四分,尚不如梧州高小教员所得之多;梧州高小每点钟大洋七角,初小五角,高中二元,初中一元二角。然则贵州有如许款,究作何用?大约攻湘去若干,征滇去若干,各方联络运动鼓吹去若干若干,是或新贵州之名之所由来欤?呜呼!

“齐生先生,是贵州学界的先进,其人格的纯洁和诚恳,是一般同乡所素知的,用不着我来介绍。他本来不愿在这时候多管闲事,然以亲见着黔省的黑暗,军阀的横暴,人民的痛苦,不能不说几句真情话,于是有这篇文章的发表。他并且告诉我,这篇文章所记载的,通通是他亲自耳闻目睹确实可据的;其余如一般人们之传道,他没有得着把凭的,以及推论过甚之辞,概不列入。我想外间留心贵州问题的人们,若要知道贵州的真实状况,请将此文细心的阅读,自然明了过半矣。”

《黔首》记者

作者简介

黄齐生,原名鲁连,字齐生。近代教育家。祖籍江西抚州,后移籍贵州安顺。早年热心开展业余教育工作,参与主持兴办贵州达德学校。参加护国运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。1917年,率贵州学生赴日本留学,后又组织赴欧洲勤工俭学,接触马克思主义,支持共产主义革命主张和留欧学生革命活动。回国后任贵州省视学等职。“七七”事变后组织抗日救国会,宣传抗日。1946年4月8日与叶挺、王若飞、秦邦宪去延安时,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飞机失事中不幸遇难。史称“四八烈士”。

吃羊肉粉

蹇先艾

离平之前,有位诗人除了做一首长歌赠别之外,还要我带点故乡的东西回来给他吃,我答应了。在路上我就想:这一向家里应当有什么可吃的呢?有的是这边有了,而我们那边却没得,如瓜果之类,特殊的只有杨梅地瓜两种,但好像还不到季节。要是不便时,也只有作罢;不过倘若有好东西,而我自己不尽量地吃,那这次还乡真有点不值哩!

到家便向家人打听杨梅的消息,说是过季了;地瓜呢,出土还早得很,我一听默然。

想吃点东西,最普遍的只有臭豆腐皮或者炸豆腐果等等,天天吃,便厌了。

过了几天,去访一个亲戚,在他那里吃到一碗羊肉粉,多年不吃了,真有味!雪白的细条米粉,点缀着几片羊肉;肉上是鲜红夺目的浮油,还稀稀疏疏洒了几点浅绿的青菜。像这样的食品,在北平我做梦也没有梦到过。

后来我问卓然侄哪家的羊肉粉好。他似乎很熟悉的样子,向我说:

“九叔不是多年没有吃羊肉粉了么?这回自然可以去尝尝新。其实羊肉粉虽说是家乡风味之一种,我们却已经厌倦得很了呢。不过这种家事端起回来吃,是没有多少意思的。因为要吃的就是一个‘鲜’,买到家早冷了。一热不惟失去原有的美味,而且粉条都会断成截截。老城的粉馆,大概煤市上廖家要算第一家罢!九叔要是愿意去吃,明天早晨我就陪你去。但是要特别的早,去晚了没有座位还是第二层,粉一定吃不着顶好顶新鲜的。还有,自己非带酱油去不可,因为馆子粉上只撒点盐面,对于淡得像水的酱油都怪而不与;即令用钱去买来的,也不见得好。粉面肥饺这一类的家事,调和味道的不只有酱油么?味之素,在我们这些地方则真不容易买到了;那么没有酱油还有什么吃场呢?这个倒不相干,我们自己家里还做得有头道酱油,油海椒也不妨带了去。如果他们的红油不高明,我们就来上我们的海椒,那不好吗?”

“好,就是这样,明天起一个早去好了,你来约我!”

我听了卓然侄这一番羊肉粉吃法,真佩服他的细心考究,除点头连忙答应之外,不敢再赞一词了。

说起吃羊肉粉来,不由我就联想到我的母亲,觉得我真有几分对不住这位慈爱的老人。因为我母亲从前也是喜欢吃羊肉粉的,为吃粉我曾经有意的磨折过她。

那时我才十岁,母亲特别地爱我,所以在家中我便成了王。母亲照例每天要端羊肉粉来过早,而且也要端粉来消夜:因为母亲很信神,差不多天天晚上都要烧香,所以睡得也就迟。老人家白天本来就吃得少,晚上又要坐到夜深,难免不会饿。嫂嫂们便提议买点东西来给母亲消夜;母亲答应了,说:“羊肉粉就好,不会停食,我又爱吃。”于是天天一黑就叫王妈拿菜盒子去端粉。

母亲大概是太爱我了,早上吃羊肉粉很少吃完的——除非我上学——总是给我留下一小半碗,还怕已经吃得味道淡了,亲自又加进些酱油和油海椒;又怕对于我太咸或者太辣了,还拿筷子去蘸来尝尝,才喊道:

“艾,快来吃了罢,不要等叙姊运姐们看见又吵。”

因为叙姊运姊看见母亲待我和她们不同,心里很不平,常常发牢骚:“都是一样的儿女,为什么艾弟跟我们不一样呢?难道他有两个鼻子四只眼睛么?”

“他小点,你们大,你们是姐姐。”母亲这样回答她们。

她们认为这个不成理由,总是要常常和我寻衅。尤其是叙姐,她和我的年龄相差只一岁,很淘气,背地后,便向嫂嫂说:

“我倒不怕,什么时候要得罪得罪妈妈的小儿子呢。”

有一次,我到花园里玩去了,母亲剩下粉,看见我不来,便派人四处找我,叙姐正来到母亲房中,看见碗里的粉没有吃完,知道是母亲特自给我留下的,便偷偷地端起就吃,母亲忽然回头发现了,便说道:

“叙,那是给你的艾弟剩的,不要吃,他一会来要找你扯皮的呢。”

“妈妈,我不怕,怎么我们就吃不得妈妈剩的么!”

恰好我走来听见,一看碗里已被叙姐吃光了,我假装不理叙姐,却问母亲:

“妈妈叫我做什么呢?”

母亲向来晓得我的脾气,知道真实的话一出口,我就要恼怒的,只好哄着说:

“没有事,我怕你又到街门口去了。”

“这是什么碗?”我故意指着羊肉粉的碗问。

“装菜的碗,他们还没有拿出去呢。”母亲禁不住笑了。

“怕是妈妈吃的羊肉粉碗罢?”

“哪个说的?”

母亲知道瞒不过我了,正想说话来安慰我。叙姐站在桌子边大声说:

“是妈妈吃的羊肉粉碗,剩下的给我吃了;只有你吃,别个就吃不得吗?”

我不去理叙姐,明知同她纠缠也是无用,便眼泪汪汪地拉住母亲说:

“妈妈,你给我剩的粉呢?”

“叙姐不是给你说她吃了么?”

“叫都叫了我,怎么又给她吃。”

“哪个叫你不早点来?”

“早点来,我要晓得妈妈吃粉,我还不走了呢。”

我哭了,无论怎样都不依,我要吃羊肉粉。

我觉得这个过错在母亲身上,她正在梳头,还没有挽起髻来,头发披散着,我便爬到她背上去,把头发一阵乱抓,口里喊着:

“我要吃羊肉粉,我要吃羊肉粉,为什么把剩的粉给她吃了?”

“乖,不要哭!”母亲的脾气真好,不惟不发怒,而且把我抱下来了,温抚着说,“我明天剩的,不再叫叙姐吃了就是。”

“不行,不行,我今天总之要吃。”我的脚在母亲身上乱蹬起来。

“乖,你听我的话,好不好?”

“不,不!我不,我不!”

母亲看见,没有法子,叹了口气说:

“好了,宝贝,我叫人给你端一碗来!”

等母亲把三十个小钱数出来交到王妈的手里,我才有了笑容了。叙姐当时很不高兴,把我